



東歐經濟的發展與危機

E. 曼德爾 ● 著 林世平 ■ 譯

東歐經濟的發展與危機

E. 曼德爾/著
林世平/譯

德文
出版

E. 曼德爾——

1923年生於比利時，是一位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二次大戰期間，曼德爾會因積極投身於反法西斯納粹的地下革命活動，而三度受到逮捕。戰後，美國、西德、法國、瑞士和澳洲等國政府皆先後因其馬克思主義思想而禁止他入境講學，曼德爾現居比利時，是社會主義週報《左翼》的主編。他曾著有：《晚期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形成》、《馬克思主義的異化論》、《托洛茨基主義》、《美元的沒落》等書。

東歐經濟的發展與危機

作者／曼德爾(Ernest Mandel)
譯者／林世平
發行人／王麗芬
出版社／南方叢書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景美區興隆路二段 196 號 8F 之 1
電話／(02)9343174・9343732・9312662
劃撥／1159975-7
美術設計／成丹橘
校對／田湘如・洪毓勳・李義清・游佩瑛
發行所／南方叢書出版社
印製／吉豐印刷公司
地址／板橋市三民路居仁巷 1 弄 53 號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9127307
初版／中華民國 77 年 5 月
定價／120 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995 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目 錄

出版序	1
過渡時期的經濟	3
是一國社會主義還是不斷革命	6
市場範疇的殘存和消失	8
社會主義計劃和價值規律	11
是僵硬的還是靈活的計劃	14
投資和消費	17
物質刺激和精神鼓勵	19
一長制還是工人自治	21
個體的和集體的農業	23
自給自足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	25
工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	28
過渡社會的社會和經濟規律十點提綱	31
工人國家經濟的價值規律與自治投資的關係	51
過渡時期經濟的價值規律	53
價值規律與外貿	57
價值規律和企業的自主決定權	59
價值規律與自管	62

東歐經濟的發展與危機

蘇聯經濟的運動規律	67
蘇聯的經濟——朝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79
兩個方法論問題	81
市場關係在蘇聯殘存的程度	84
「價值法則」與「計畫邏輯」之間的矛盾	89
市場關係局部存在的原因是甚麼？	95
蘇聯官僚層扮演的角色	98
兩個神話	102
蘇聯經濟的發展法則	105
羅馬尼亞的經濟危機及其隱憂	109
不平衡的經濟增長	111
災難性的農業管理	113
普遍的浪費	114
必需品的危機	115
工人鬥爭的傳統	116
波蘭經濟危機的根源	119
世界性資本主義危機	124

結構性弱點的長期後果	125
官僚管理的累積後果	128
災難性的小型改革	132
鎮壓的意義	133
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對東歐的影響	137
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	139
經濟增長率下降	141
通貨膨脹壓力	143
貿易平衡化	144
欠帝國主義國家的債日增	145
貿易、以物易物、抵償協議	147
緊縮政策	148
社會和政治大冒險	150
註釋	153

出版序

前些時候，中共連續發表了對經濟建設遠景充滿信心的講話，這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學者們面對嚴重經濟衰退的沮喪論調，在言論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根據科學的分析和實際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要在資本主義被推翻後的國家當中全力發展生產力，是十分可能的；但是，要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死巷中真能打開一條生路，絕對不容易。（目前美國的高利率政策實質上祇會阻礙經濟發展，是解救不了預算赤字造成的困難的。）

無疑，在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中，都各有其不同的困難：一個是舊生產關係已嚴重阻礙著高度生產力的擴張；一個却是在落後的基礎上，生產力一時還無法和較先進的生產方式相配合，盲目主觀冒進不成、投降現實倒退危險。不能否認，無論是蘇聯、東歐或中國，今日的「成就」其實都是太令人失望的。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當然最後只有在世界平面上才能確立。反對「一國社會主義」，不是說在先進國家推翻資本主義之前，無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勝利的後進國家，祇單純要促進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早日實現，不應該、或不能夠盡一切努力改造自己的面貌！

在中國，「一窮二白」「底子薄」，人口龐大，耕地不足，工業落後，要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面對著重大的困難。經歷了毛澤東政策造成的長期災難，又鎮壓了全國民主運動以後，中共領導人在十二次黨大會上宣稱：這回經過集體討論，小心地制定了新的方針和政策，要從過去錯誤政策造成的災難和困境中把經濟搞

活。

但是中共現行的一切做法，是否真的已接受了歷史教訓而不會再犯過去的錯誤，是否汲取了相同社會性質的國家曾受挫折的經驗？又是不是遵照客觀規律，採用科學態度，而沒有矯枉過正呢？舉例說：曾經大受歌頌的農業「承包責任制」，會不會從鼓吹個人致富，發展到破壞國有財產制和計劃經濟？市場法則泛濫下去，怎樣避免城鄉關係惡化和官僚主義更進一步的猖獗？「八字方針」是否可以制定出最適當的指標，令積累與消費間的比例合理，達致平衡發展，而不會再來一次新的「八大失誤」？「開放政策」究竟是不是可以帶出社會主義的新模式來呢？……所有這些問題都直接關係到整個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要求我們去認真理解和研究。

本書收集了厄內斯特·曼德爾對有關問題研究的八篇文章，特別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和《十點提綱》兩篇，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從本質上分析那些與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運轉不同的國家，試圖總結其經驗教訓，從而探索出這些國家在整個過渡時期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可以採行的道路。

其他論及蘇聯、羅馬尼亞和波蘭等工人國家的各篇，儘管寫作日期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參考價值。

☐ 過渡時期的經濟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後的經濟建設問題，除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以及一些書信中零散地提出幾個一般性的論證外，都沒有系統的看法。這肯定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也不能得出結論的問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認為，為未來社會創造一個完整的樣板不是他們的任務，因為那個社會只能是產生那個社會之條件的具體產物①。

儘管人們可以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動，但也不得不表示遺憾。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必然導致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且這種過渡還會在不同的「關鍵國家」同時發生。但是，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崩潰已在工業較落後和資本主義發展較落後的國家開始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一種新社會的產生就用新的矛盾取代了原有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被發達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取代，這種生產力的發展還不適應進步的經濟基礎的需要。過渡社會的先鋒隊不能只集中力量協造新的生產關係和分配方式，而必須努力發展生產力本身。一個或幾個較落後國家的孤立革命所造成的官僚主義的蛻化變質，使馬克思曾經只能隱約看到的這種新矛盾尖銳化了②。

要根據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系統分析過渡社會的普遍性，只有在這種經濟已具有成熟和鞏固的形式時，才有可能③。未來的歷史只把蘇聯目前的經濟看成是這種形式的經濟，而不顧其他具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幾乎又有可能從所有這些國家豐富的和多種多樣的經驗當中得出幾個經濟學的結論。另一方面，把這些經驗總結為過渡時期的一般經濟理論，假如是可能的話，也是過早的。這不僅是由於目前還不具有

這種經濟的發達形式，而且還因為人們很難確定這種經濟在落後國家出現的特殊歷史關係。

任何企圖在十六世紀英國和荷蘭式的手工業基礎上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理論都失敗了。重農主義者力求在法國這一基本上仍是農業國的現實基礎上產生的一般的經濟理論，他們的不幸是衆所周知的，儘管這種農業為先進工業、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打下了基礎。只有當資本主義在幾個先進的、無需實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④的國家裏被推翻後，人們才有可能對這種社會類型的經濟職能進行分析，在此之前必定缺乏一個過渡時期的一般經濟理論。但是，對當前非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的基本經驗進行系統的分析是有用和必要的。之所以有用，是因為這種分析有助於對面臨或將要面臨同樣現象的革命力量進行政治教育。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這種分析引導我們對經濟歷史的新篇章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時，既擺脫了純粹的迎合潮流的觀點，又避免了教條式的辯論。

下面談談一系列客觀存在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不發達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推動力。

是一國社會主義還是不斷革命

第一個客觀問題就涉及到第一次世界性革命出現低潮後（1921—1928），布爾什維克所面臨的那次有決定性意義的歷史困境。必須準確地表述他們所面臨的抉擇，因為斯大林式的篡改造成了許多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混亂現象似乎也延伸到憤怒的反斯大林分子的身上。

顯然，以極左形態出現的宿命論和考茨基式的機械的經濟決定論是始終都存在的，對於他們來說，世界革命出現低潮，（即使不是完全失敗）就只能意味著蘇聯將向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倒退⑤。

在他們的眼裏，社會主義在一國沒有建成的可能變成了沒有開始的可能。從那時起，這一理論的代表並沒有顯示出非凡的能力，對標誌蘇聯經濟的動力和矛盾性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他們企圖把標誌蘇聯經濟的動力和矛盾性歸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及用國際階級鬥爭總的概念使這種分析完整化。如果從荒謬的前提出發，認為中國革命意味著戰勝了資本主義，或認為越南戰爭是「兩個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衝突」，那麼就很難理解二十年來在世界範圍內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蘇聯的左翼反對派從未抱有過這樣一種簡單化的看法，更不用說國際左翼反對派或由此而產生的托洛茨基世界運動了。對他們來說，反對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神話，就是從根本上反對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宿命論和機械論的變種。他們認為這歸根到底就是對抗性的社會力量的鬥爭。因此，正是反對斯大林的「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神話的這些同志，是第一批提出加速蘇聯經濟工業化和迅速實現集體化經濟綱領的人⑥。左翼反對派進行的一場鬥爭，是為了制止蘇維埃國家和共產國際通過策略上的錯誤建議和錯誤的戰略、或通過不能允許的、把各國共產黨的政策置於不斷變化的蘇維埃外交需要之下而阻礙世界革命向前發展的做法。這場鬥爭與他們立即開始在蘇維埃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堅定主張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正相反，這是同一個根本戰略的兩個方面。當左翼反對派認為，社會主義力量和資本主義力量之間的鬥爭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外國也是不可避免時，他們就想通過蘇聯和國際上無產階級力量的特

殊性盡可能為這一鬥爭創造有利條件。

歷史證明他們是對的。認為在階級之間玩弄伎倆就可以永遠防止爆發敵對社會力量之間不可避免的鬥爭的主張還未被經驗所證明。不僅和富農的衝突，而且和帝國主義份子的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採折衷主義的，目光短淺的政策，只導致這種衝突以粗野的形式爆發。預言到這種衝突的人所提出的警告並未受到重視，為了取得最好的戰略地位所制訂的措施也沒有及時貫徹⑦。

從歷史的觀點看，只有通過世界革命才能解決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比例失調、畸形發展和最尖銳的矛盾才能徹底解決。當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或一批工人國家希望取得這一革命的勝利時——勝利的無產階級一定有興趣採取一切手段達到這一目的——這個國家不能滿足於現實經濟問題的暫時解決，並等待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它必須着手社會主義建設，因為這是防止本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力量影響的唯一途徑。因此，對不斷革命理論提出的問題——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或一批落後國家取得孤立的勝利後應做些甚麼——的回答是各種因素的結合。它的三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是：推動世界革命；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市場範疇的殘存和消失

十月革命一勝利，特別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共產黨的理論家把社會主義建設解釋為首先是市場和貨幣經濟的立即全部消失。在德國，各種經濟家在討論實行經濟社會化時也提出了相類似的觀點，它與德國革命初期階段，特別是巴伐利亞共和國⑧的建立是相

一致的。

儘管如此，這種理論看法隨着新經濟政策的開始而有所改變，它更多地不是爲了維護戰術上的轉變，而是出於對現實的更好的了解，是爲了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傳統^⑨。

在農業（基本上是私有的或合作形式的）和工業之間，就像工人和國家之間一樣，所形成的金錢和市場關係似乎最適合於提高經濟增長和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

參加二十年代蘇聯經濟大辯論的人對這一具體經驗的客觀原因和理論解釋認識得不夠清楚。斯大林取得徹底勝利後，客觀的理論研究全面地被辯護士式的實用主義所代替，再也沒有任何科學價值了。

這種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式的詞句，即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磨滅的法則」，它是兩種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共存的結果。這種解釋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很少有相同之處，這是事實^⑩，幾乎無需強調。

今天，我們能更清楚地理解；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市場範疇的殘存主要應歸諸於生產力發展不平衡，這種狀況不可能使所有產品的實物分配符合每個工人所花費的勞動。當供應不足迫使生產者用自己的勞動力換取工資時（工資是一種能從社會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勞務中佔有很有限的、但卻可以任意挑選的一小部份產品和勞務的證明），使用價值的供應不足就使交換價值不斷變化，富有活力。

消滅消費品的商品特性就意味着用詳細規定的實物分配來代替工資。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交換的重新復活（先是產品本身，然後是分配券），因爲需求還不能充分得到滿足，而且每個人的需求又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貨幣關係將保持，它允許採用簿記制度和較

為靈活與合理的貨幣制度，並能更好地考慮到工人獨立的消費決定權^⑪。

如果建立在真正交換，即所有物交換基礎上的真正市場關係，用這種方法在消費領域中^⑫控制勞動力的再生產，那麼在真正社會企業之間採用貨幣計算僅僅保持了沒有真正市場關係的市場形成。

因為消費資料的生產費用和消費品的出售價格用貨幣計算，生產資料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也就比較簡單了。這些產品的生產費用顯然能很容易地計算成勞動時間，而勞動時間和貨幣表現形式之間的換算表格能夠在消費品的生產費用上，用以計算原料和機器的投入。儘管如此，這種方法也不必要地加重了計算困難，而沒有以任何方式改變一個國家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過程或流通現實。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市場和貨幣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帶來一系列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相矛盾的經濟和社會的必然後果。在另外一節中，我還將研究社會性的計劃對商品關係這種殘存的作用。

這裏，我只想提幾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貨幣和市場經濟的繼續存在保存了異化的所有舊形式，同時又引起新形式的產生。

市場和貨幣關係是產生國家和社會官僚化危險的主要根源。由於個人利益在日常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有意識地保護個人利益就有助於個人致富傾向的重新出現。如果認為市場範疇的殘存是生產力不發達的後果；如果因此認為首先必須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甚至認為不惜鼓勵非社會主義的動機，為了以後在物質相當豐富的基礎上再開展反對追求私有制的政治鬥爭，那就是一種機械的、非辯證法的論證。按此方式將經濟和社會過程相分離，是不可能的。要真正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使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單憑「物質刺激」和「市場機制」本身就能使生產和經濟獲得最大限度的發

展，這是一種根本未經證明的看法，它至今沒有得到最終的證實。還必須強調，沒有理由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會自動使反對個人主義的鬥爭更加容易。很可能正相反，有意識地將經濟管理與個人利益聯繫在一起，在幾十年中將不會抑制個人主義的社會態度。如果生產力達到更高水平的話，這種傾向甚至會更加突出。蘇聯、東德和捷克十五年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就證明了這種看法。

因此，爲了避免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要求執行具有遠見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使兩種情況持續地結合起來，即：只要有必要，就持續地保留市場範疇；只要有可能，就有意識地削弱它。不應把市場範疇的消失看成是社會的「一次行動」的結果，而應看作是一種必須很早就開始的、並隨着物質和知識財富的增長而不斷發展的趨勢。我在另一個地方分析過使市場範疇消失過程成爲可能的經濟條件^⑬。當然，這一過程將取決於有意識的關於那些事項應優先進行的決定（關鍵是社會需要，而不是個人要求和生產率情況），但這種決定必須民主地由生產者自己來作出。

只要把利用市場範疇和促進它的消失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運用目的和手段的辯證法。只有這樣，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日常標準才會逐步提高。否則，創建一個新社會就是空想。

社會主義計劃和價值規律

「實際上，沒有一種社會形態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整生產。但，只要這種調整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自覺的控制——這只有在公有制情況下才有可能——來實現，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麼事情就始